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戚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

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

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藏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

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

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

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擊此挽字正文舊作眠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

也古文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為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

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鳥段切手

腕亦作挽案挽腕皆擊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

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

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

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為人則不避難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身以利人。非惡人。言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富在下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為已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以厚喪也。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下辨之。語經也。同。非白馬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孫犢未嘗有母。非孫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馬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說求之無母。即孫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

具。後然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

不義害之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眾眾也。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

改意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

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俛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

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

也。凡學愛人。小圓之圓。與大圓之圓。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

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

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一本其人也。富

人非為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馬。為賞譽利一人。非

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

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

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為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

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

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

居運言居住或運徙

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

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

重同。

已下同字皆絕句

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

一本又同字

然之同。同

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

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

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

瀆字未詳

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

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

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

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

言歲孰歲凶

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

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

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

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

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地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類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為韻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

也。假設是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中聲去則是也。不中效則非

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

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

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侔一本作

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

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

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

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

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

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

人也。藏人也。愛藏愛人也。方言云。藏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襍齊之間。罵奴曰藏。女

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藏為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藏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使其弟有美

之視事當為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容而愛弟者非

也。以容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

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

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也。

世相

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

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馬

所為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

据下當為一本作然。

者也。且夫

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難非難也。

言人使

好鬪難好難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

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

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

据上當有類字。

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

而罪。

据上無此字。

非之無故焉也。

据上文二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

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

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

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

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

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

盼。上之疑則為。當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

盼。當為大則為。

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者。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母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子墨子曰。我將上太

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据藝文類將誰毆。

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支。義。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

責。藝文類聚引。子墨二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無以字。巫馬子謂子

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

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替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使蜚廉。藝

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据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而陶鑄

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昆吾。古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顧帝城

內。周回五十步。高二。是使翁難乙。下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藝文

十文。即昆吾虛也。玉海引。作使翁難乙。下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龜曰。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

舊脫龜字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不炊而自烹。此高字俗寫玉海引作亨不舉而自

臧。玉海引不遷而自行。後加為遷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文類

聚引俱以祭於昆吾之墟。此虛字俗寫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文類

無而字言兆之由。文類聚作錄無兆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

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文類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

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

下數百歲之後哉。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

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

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振舉然後牆成也。為

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

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

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於此。舊二字倒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

將益之。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

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二子三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墨子曰。

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知一本作也。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為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有十金之誤。書疏稱死罪常文。

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

耶此謠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

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

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

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

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

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

智。槁木也。智同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

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文選注引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

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三東周之靈珪出於土

是之曰月也。出五象出於清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車六異此言伯之良璧月

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

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

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

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

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仲尼者見崔未當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

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為而舊者新是。一本無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智。一本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

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

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一本有也

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字文選注

幽求子曰年五歲聞云有鳩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今大國之攻小國

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

舊脫此字一本有

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

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

舊作卿一本如此下同

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

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

公旦非關叔。

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

辭三公。東處於商。

商益即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

居東

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

舊二字倒

一本去之苟道

舊二字倒

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

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

一本作處

人長也。

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

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

喜。豈不諄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

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

軍北。

術同

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

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

誅疑當為述術誅疑皆聲誤下同

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

者不遂。疑當為述月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

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

多故但述而行之令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異。我不能

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

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

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

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

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

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

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

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狗彘。

此秦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云芻豢維人。當為鑿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褻也。以人且不

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見人之作。舊作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不知

七 埽葉山房石印

日月安不足乎。

或當云明不足乎。

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

字二

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

之田。

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

評靈數千。

說文

云評也。

不可勝

下當脫用字。

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

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李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

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

說文云弇益也。

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駘

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駘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

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度謂渡去也。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

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終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

故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

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

何故止我。

太平御覽引作以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

楚獻惠王。

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繁文選注引獻惠王以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

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或

類聚改一本同

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藝文類聚引作子又節

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樂然。

藝文類聚引作焉

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藝文類聚引作療豈曰

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引文類聚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

稟當為盛說文云黍

稷在器以祀者咸解同俱从四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

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

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樂。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

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

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

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

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

然後可也。

盧云此下疑有脫文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

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

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

默字俗

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

御。

盧云疑有脫誤。沅案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哀樂悲憂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

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

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

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

排猶背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